

指尖技艺绽放「幸福花」



▼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内展示的太阳花钥匙扣与车挂。

▲阿拉坦格日乐文化创意工作室，一名女性正在制作简易皮艺小夜灯。

阿拉坦格日乐文化创意工作室里，几位妇女围坐长桌，手里拿着裁好的皮片，一块一块比对拼接。刻刀游走，线条浮出；胶水涂抹，碎片拼合成画。

辛金亮是阿拉坦格日乐文化创意工作室负责人。2016 年，她带着多年积累的美术功底，回到家乡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在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内创办了工作室，一头扎进了传统皮雕技艺的传承与创新里。近 10 年来，工作室先后获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和“天才妈妈”梦想工坊，累计培训 280 多人。

“这项工作时间灵活，能顾家。”辛金亮说。工作室常年有稳定的皮具订单，但人手常常不够。于是，免费培训、计件接单的模式便慢慢成形了，以当地妇女为主，工坊按件结算，材料全包，既不耽误家事，又能贴补家用。

56 岁的娜日苏就是按这种方式实现灵活就业的学员之一。2022 年退休后，她在网上看到免费培训的消息便来试试，如今月入 2000 元左右。但比收入更让她在意的，是“大家一起边聊天边做，接触社会，互相交流，开心”。

为了帮助更多女性走出家门、实现价值，辛金亮还带着姐妹们“走出去”，去别的城市跟各地的手艺人交流。“大家互相学习，让她们看看外面的世界。”

同样在这个园区里，另一种非物质

文化遗产也在妇女指尖焕发生机。“鄂温克传统皮毛手工艺——太阳花”是鄂温克族的传统手工艺品，也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艾吉玛是该项目的旗级代表性传承人，大学毕业后，她从母亲手中接过这门技艺，创办了太阳姑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妈妈那辈做坐垫、帽子、包，我做了小头绳、首饰盒、车挂，把实用性放进去。”从草原人家的日常用品，到游客手中的精致伴手礼，太阳花没变，变的是它走进生活的方式。这背后，是手艺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的平衡。

这朵“太阳花”从母亲手中传到女儿手中，又从工坊走进草原上更多妇女的生活。如今，公司已带动千余名妇女增收。

公司还创新打造“非遗+旅游+研学”融合模式，设有“太阳姑娘工作室”，游客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的太阳花。李代小就是工作室里的一名培训老师，在这里工作已经 7 年。她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送孩子上学后过来，下午 4 点半就能走，孩子放假了就带过来写作业。“时间灵活，计件挣钱。”她说。

李代小还培训过不少外国孩子，其中俄罗斯的小朋友尤其多。“从俄罗斯过来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做手工，觉得新奇。”

截至目前，工作室今年已接待约 800 名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这些孩子在这里剪裁皮毛、缝制彩石，沉浸式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在一次次跨国文化交流中，草原民族的手工艺也随之走出国门。

一针一线，缝的是老手艺，连的是妇女们的日子。草原的故事，也正通过她们的手，传向更远的地方。

（陈玉麒）

刀笔巧生花

福禄承古今

车美莹是北京市门头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雕刻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她创办了集创作、教育和展示为一体的多喜葫芦非遗工坊。从小爱好美术的车美莹从 2001 年开始学习葫芦雕刻、篆刻、绘画、裱画、壁画等多种技艺，擅长根据葫芦的形状，将故事情节用画面展开，作品富有主题性和故事性。她还设计了受青年人喜爱的陪伴系列、治愈系列等葫芦艺术品，将更多新的想法与葫芦雕刻技艺相融合，丰富葫芦雕刻的艺术性和创新性。（李欣 / 摄影报道）



▲车美莹在多喜葫芦非遗工坊内进行葫芦雕刻创作。

敖嫩高勒（贾月珍）新作《森林眼》是一部生态题材小说，曾创作过百余部儿童文学作品的敖嫩高勒，积极探索写作题材的转型，时而向生态文学、纪实文学进发。《森林眼》是中国作协创作选题作品。

《森林眼》写了三代林业人自 20 世纪 70 年代林场建立起，坚守生态建设第一线的故事。

小说主人公恩和金是地道的牧人，在长期的放牧实践中，摸索出草原可持续发展的规律——轮牧，后转而以打猎谋生。在此期间，他遇见了在林区生活的杨绿叶，两人组建了家庭。恩和金深知过度放牧对草原的破坏，在集体分牧后不去繁殖自己心爱的马群，而是做了猎人。在半农半牧区，他看到人们随意地放牧，心里生出对草原和土地沙化的无限担忧。可面对不理解草原的人们，他又能做什么？

恩和金是一个语言少得可怜的人，能用 3 句话、3 个字、3 秒钟就结束一场社交问答活动。在听到场长说“要招一批工人，到林场上班，拿工资”时，他的眼睛顿时放光，态度发生了积极变化，并对未来充满憧憬。

当一场暴雨冲毁了生态村庄，薄弱的小农经济遭遇阵痛，恩和金对林场王技术员所讲的通过造林改善生态环境的理论，理解得更加深刻，愈加坚定了他到林场当工人的决心。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目前生态脆弱的程度已很严重，尽管妻子杨绿叶和他盘算过在养羊和植树两者之间的长短期利弊，这是显而易见的取舍，但他认为造林更是当下迫在眉睫的必然选择。

恩和金心怀责任、担当、信念、使命，成为林场有史以来第一个瞭望员。在场长及同事的帮助下，他成为林场的第一批林业工人，并开始了艰苦的造林事业。

小说的讲述细水微澜，围绕一家三代人造林、护林的故事，进行文学构建，输出故事中最为内核的生态理念、生态力量，在生态与人们之间的交替中演进。

作者敖嫩高勒也在基层林场工作，多年的耳濡目染，使她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林业人的质朴、勤劳、纯粹、认真以及对待每一片林子、每一棵树木的真诚，让她的心中不时涌动着感动与钦佩。那片林、那座山、那群人，早已成为她心中的文学风景，也让她立下了为林场书写、为林业人立传的初心。

当敖嫩高勒接到《森林眼》这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创作选题通知后，她进行了历时两年多的深入采访。她深入护林员管护站，跟着护林员进山巡护、参加扑火演练、参与救助受伤的野生动物，听护林员讲述林场故事、林场建设的过往，走访被称为“森林眼”的林场望火楼……她将切身的感受、动人的故事、现实的场景以及日出日落、春夏秋冬……纳入自己的文学提炼和创作实践，历时 1 年，完成了《森林眼》这部生态小说。

《森林眼》一书凝结了书写



森林的「眼睛」

地——3 家国营林场、200 多名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等各民族林业职工的精神万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50 余年林场生态建设中的生动写照。作品构建多民族林业建设者互助互爱、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绿色发展鞠躬尽瘁、全心奉献的人文风貌。如今的碧涛林海是民族团结最好的精神答卷，是最壮丽的“绿水青山”，是最富足的“金山银山”。《森林眼》虽以小切口书写，却是一部写给中华大地林业工作者的颂歌，是中华生态文明建设的礼赞。

从一棵树，三棵树，到满目苍翠，林海阵阵，一路走来，作家深刻体悟了荒山造林的艰苦，感动于林场瞭望员这一职业的伟大与神圣。这种职业的坚守，绝不是诗与远方的浪漫，而是对山河的凝望，对信念的执着，对职业的信仰，对家国的热爱。

作家深情地说，有人觉得在望火楼上，没有堆积要赶的材料，没有定量的生产任务，简直太悠闲……可瞭望员是森林防护的眼睛，在这看似闲散的状态下要时刻绷紧安全弦。这是作家用文字传递的感同身受和文学立场，高扬着深沉的敬意与素朴的敬仰。

恩和金一家三代林业人是众多一线林业工人的缩影，作者采访了 50 多名护林员，为了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更加丰满，作者先后辗转宁城黑里河林场、巴林左旗乌兰坝林场搜集素材。

恩和金、阿如拉、温都苏三代护林员身上有着不同时代的印记和鲜明特色，而不同的时代，却有相同的思考，那就是像对待海洋一样的森林的态度。他们都是平凡人，他们平凡质朴的心灵，就是一座座闪亮的精神灯塔。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知道，这片林子是国家的，管护好这片林子就是他们的天职。

小说的叙述温软平和，如涓涓细流，故事铺设平静安然。书中人物立足现实，在纷繁的时代背景下，淡定从容、坦然真实、执着坚守，是不可多得的安抚浮躁的参照。这就是这部书的力量，也是林业工人带给我们的力量。

（温智慧）